



救亡的十字軍

救亡出版社刊行



0060 ✓

魔手下的上海

星人編著

上海救亡出版社刊行

1938, 1, 10.



3 0662 4809 1

目次

一	上海是中國的上海·····	一
二	日寇摧殘租界內我政府機關及愛國運動·····	六
三	暴行記·····	一二
四	敵人魔手下的中國海關·····	一八
五	郵局現狀·····	二三
六	淪亡中的上海新聞界·····	二七
七	掙扎在敵軍刺刀下的十餘萬難胞·····	三二
八	孤島上·····	三七

九 燃料恐慌……………四〇

十 變相的城隍廟……………四二

十一 淒涼的歲暮街頭……………四四

魔手下的上海

吉聯事史料徵輯會

一 上海是中國的上海

上海，一向是被認為在外人勢力保護之下的。英美法當局向來以上海這一個國際商場的法律和秩序的保護者自任。而一部分有奴隸根性的中國人，也居然深信不疑，以為租界是外國人的領土，租界內的華人，是倚靠外國人保護生活的。

俗語說的好：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呢，還是外國人的上海？國軍撤退以後的許多事實已經證明着了。十一月十二日中國軍隊最後從南市撤出之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的情形，起了極大的變化。日本強盜已經不再把英法在租界內的統治權力，放在眼裏。松井向外報記者傲慢地宣稱：『我是上海的主人。』這一句話表明，中國軍隊撤退以後，大上海連同兩租界在內，已經完全在日本強盜劫

持之下。上海的主人，不是英國人，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法國人，而是日本強盜了。

自然遭了盜劫的真正的大上海主人——我們中國人，不承認日本強盜作新主人的。但是向來自命爲法律和秩序的保護者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他們又怎樣呢？他們却只好向這位「僭竊」的新主人屈服。國軍退出之後，租界當局首先就默認了日軍在蘇州河運兵的權利。隨後對於日本干涉租界內行政事務的一切舉動，都似裝作不知道。對於在租界內居住的中國非戰鬥員，政府機關的官員，租界當局只好請他們出境，一點保護的能力都沒有。這樣，日本強盜還不能滿足，到了十二月三日，日本強盜的陸海空軍，竟配備全付武裝，通過公共租界的中心區域，遊行示威，慶祝侵略戰爭的勝利。並且使出日本強盜慣有的一套把戲，故意在新新公司門前，拋擲一枚手榴彈，藉此抵賴，武裝佔領南京路，至九小時之久。在這中間，到處搜查租界內店鋪住戶。在遊行隊經過愚園路的時候，並且無故捕去了一名中國工人，至今並無下落。到了十二月六日，居然派出便衣隊，在公共租界警權保護下的大東旅館，公開逮捕中國人。

日本強盜這一些行爲，並不是對於中國人的侮辱，而是對於英美法國人的侮辱，對於一切法律，秩序，正義，道德的侮辱，這原是日本強盜的專門技術。但是所謂「租界的中立」到了那裏去了呢？「租界的治安和秩序」又變成了怎樣呢？以保護上海商場日本的外國當局，他們的權威和體面，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但是我們決不反對租界當局，我們決不抱怨租界當局。相反地我們倒是十二分同情於上海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因為他們也和我們中國人一樣遭了日本強盜的侮辱蹂躪。雖然有一部分被日本強盜收買的外國流氓像「木頭」伍特海之類，老著面皮幫助日本人說話，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明白事理的西洋人，一定都在後悔：為什麼以前要讓日本強盜拿虹口租界作爲進攻中國的軍事根據地呢？為什麼各不聯合起來，制止日本的強盜行爲呢？為什麼租界當局以前要向日本強盜步步退讓呢？

我們的外國友人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是我們中國同胞——上海的真正主人——却一點也不後悔。我們知道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上海是靠中國人自己保衛的。國軍退出之後，上海在軍事上暫時失守，這原是在我們意料中的。我們準備長期抗戰，本

來早就打算放棄沿江沿海的城市。保衛大上海的戰爭，支持了三個月，這倒是出於意外的。但是國軍雖然撤退，日本強盜雖然在名義上佔領了上海，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南市開北浦東的一片焚餘的焦土。三百萬上海市民是都不甘心做順民的。只要上海人不做漢奸，不做順民，上海還依然是中國的上海。

中國軍撤出以後，日本強盜以為大部分中國人要投降他。但是結果許多人甯願租界忍飢受寒，却不願意受日本人的招撫，回到近郊的家鄉去。日本強盜要在上海馬上成立地方維持會，可是沒有一個像樣的中國人願意做傀儡。上海許多閒人，向來只知迎新送舊，並沒有一定的政治立場，但是這一次却一致反對和敵人合作。他們甯願離開上海，決不投降敵人，這總算是可以敬佩的。最後日本強盜雖然找到一個姓蘇的小流氓在浦東濫泥渡，成立了一個偽大道政府，但是這不過是又添上一個國際笑柄。這樣的傀儡組織，是連傀儡都夠不上的。

日本強盜自稱要和中國「合作」而向中國用飛機大砲進攻。但是進攻的結果，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和日本強盜合作呢？不，甯願餓死，甯願凍死，中國人是斷不認賊作

父的。日本強盜去接收中國電報局，中國電報局全體員工，都一律自動退職，各局一律關門大吉。這一件事增加了中國民族無上威光。日本強盜要接收郵局，接收海關，也引起了郵局海關華員的憤慨，有許多人甯願犧牲飯碗，而不甘心在敵人支配下苟活。十二月三日，日本軍隊雖然在公共租界示威，誇耀他自己所謂「勝利」，但是遊行隊所經過的地方，中國店鋪一律關上牌門，馬路上沒有一個閑人。在虞洽卿路上中國工人楊劍萍跳樓自殺，大呼「中華民國萬歲」，這雖然只是消極舉動，但是中華民族精神却從這裏充分表現出來了。

我並不是說在上海市民中間，沒有一個漢奸敗類和動搖分子。因戰區內民生問題的不能解決，被敵人麻醉收買的無知識同胞，還是多著。而最痛心的，一部分有識有地位的人，於國軍退出之後。依然紙醉金迷，歌舞昇平。一部分文化界也開始有動搖的傾向。上海的報紙除幾家毅然決然停刊以外，其餘的大報，言論態度逐漸軟化，甚至把「敵軍」改稱「日軍」。這原無關重要，但要是負指導輿論責任的報紙。立場不堅定，現在可以改稱「日軍」，將來未始不可以再改稱「皇軍」，至於有幾家報紙居

然登日本廣告，尤其是可恥了。

但是就一般地說，漢奸到底不敢公然露臉，而文化界也還是不屈不撓，保持民族氣節來的多些。這都是由於過去幾年來上海這一個地方民衆救亡運動的效果。現在我們應該繼續不斷地，加緊救亡運動。消極的提倡民族氣節，提倡和敵人不合作。積極地出錢出力，擁護政府，支持抗戰到底。這樣即使有少數漢奸，決不能把整個上海向敵人出賣。即使有少數人動搖，也決不會動搖大局。大上海的市民，大家準備喫苦，準備挨餓，沉著奮鬥，催速最後勝利的到來，幫助國軍收復上海。上海到底是中國的上海。至少我們也要有這樣的自信。

二 日寇摧殘租界內我政府機關及愛國運動

自從我軍因戰略關係，暫時從京滬路向西撤退以後，上海四週完全在敵軍控制之下。因而其獸行也越異囂張。遂於廿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松井代表日武官原田，曾訪問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樊克令傳達松井意旨，要求租界當局取締中國「共產黨」及

「反日」份子在界內活動。并聲稱日軍保留採取緊急處置權利。據悉日駐滬總領事岡本亦曾訪問樊克令提出下列各項具體之要求：

(一) 制止反日活動，包括(A)解散國民黨等一切團體。(B)取締傳單，標語，小冊子，書籍，演劇等宣傳材料。(C)取締無線電廣播宣傳。(D)彈壓中國「間諜」種種活動。

(二) 嚴密監視中國黨政官員活動，並驅逐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及官員出境，引渡由閘北南市退租界之中國士兵。

(三) 取締中國當局對郵政電報之檢查。

(四) 取締中國當局對中國報紙之檢查。

(五) 取締中國私人無線電交通。

又據日本使館發言人(在十一月廿一日下午在外藉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日人對於在英法兩租界華人之行政，將實行干涉。工部局方面，因為洋涇浜地皮章程之限制，對於華人在租界方面之行政，向無關連；但自日軍佔據楊子江下游以後，情形已非

昔比，現日人已準備將租界方面中國之行政權，取而代之。此種行政權乃包括中國海關，郵政，電政，法院及其他行政機關。海關原屬中國政府方面之機關，對於任用外人及將海關收入用以抵付借款等項，尚須特別考慮。對於郵政，因公衆之便利所繫，日人暫時不欲干涉。至於電政及法院，日人雖有是種權利，但暫時尚不欲實行云。

據日本同盟社發出消息稱：謂『日本駐滬當局，爲謀達此目的，曾爲種種之努力。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內排日抗日之取締彈壓，曾屢次喚起租界當局深切之注意，並要求與日本協力善處之。惟租界內取締之成績，由日方看來，顯有霄壤之別。』並謂，『租界當局若仍輕視如斯理由，依然敷衍塞責，拱手而無較大之活動，則非常識所得想像，萬一若有斯事，則日本陸海軍將依其所信之爲是者，由獨自的立場，關於本件，或不得已而不得不採取適切之行動也。』

廿七年一月四日，敵方又向工部局提出三項建議。內容：

(一) 要求工部局增加警務處日本職員及改善待遇。

(二) 要求工部局委任日藉人員，担任工部局各項行政要職。

(三) 增加工部局日本職員。

日方代表與工部局當局晤談時，日方代表曾指出「日本或出於不得已而採取一種步驟，以便搜查反日份子，而將其逐出租界」。日本代表於提出三項建議以外並附帶要求工部局警務處當局（一）採取適當步驟；（二）取締反日份子，（三）嚴格統治反日報紙。

這些要求，是日方對上海公共租界所提出之要求。

×

×

×

×

×

自敵軍佔領上海四周後，十一月十二日工部局總裁費惇信對記者發表談話謂：「渠信工部局對日本軍事佔領毗連租界的區域，將採取排難解紛的政策。日軍雖已佔領滬市，惟不致有干涉工部局行政之企圖。工部局現正竭盡全力保持中立態度，吾人對過激的團體，尤其關於散貼反日傳單等行動，當盡力使之納於正軌。記者詢以工部局如中日雙方宣戰對租界有何影響？費氏答謂：此為國際而非純粹地方問題，在目前環境之下，日本殊無干涉工部局行政的理由。費氏繼於答記者另一問話時，謂：松井十

一日發表說話中所述及的海關問題，與工部局無直接關係。費氏又謂各處難民現蜂擁入租界，界內防禦問題已設法新佈置，工部局在既往輒能保持界內治安秩序，則此當無不繼續的理由。至松井說話表示租界過去未能充分合作一層，不能贊同，吾人與日人間極少磨擦，凡遇任何問題發生時，吾人輒以坦白的態度與之談判，並以最敏捷的方法予以處置，一俟局勢澄清後，工部局當局當無不能担任管理蘇州河北岸的理由。費氏結論謂租界在政治與法律方面均與前無異。』

但是公共租界當局，自從上海日軍司令松井在十一月二十日向租界當局提出五項要求以後，租界的當局，即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臨時董事會議，討論應付日方所提要求，有所論議，但外間不得而知其究竟。惟字林西報十一月二十二日社評稱：目前工部局總裁正在與日軍及領事館當局進行商談，一種暫定的條約或將成立。最近據哈瓦斯華盛頓電，美國國務卿赫爾，向當地各報記者發表談話稱：公共租界工部局當局，已與各關係國總領事直接磋商，日本方面所提各項要求，除關於中國海關一項不在工部局職權範圍之內外，其他各項，均已應允酌辦，日本軍事當局已表示滿意了。

如果這個消息正確的話。則日本所提的五項條件，工部局則能否維持中立的態度。更可在事實上，我們可以預料得到。

十一月二十二日工部局董事會發言人對大陸報記者談話，更值得我人注意，現照錄于下：

『關於日本要求制止公共租界內反日團體和活動事，因中國軍隊撤退所引起的形勢，和日軍的佔領上海租界四週，工部局已決定令公共租界警務處今後盡可能實行日軍司令松井代表向工部局提出的五項要求，發言人又謂：上海現既爲日方軍事佔領，工部局對反日活動如不加以制止，日方可以在公共租界內爲所欲爲。故公共租界警務處方面須實行此項要求，以使日方無「自由行動」的必要，記者詢以日方要求驅逐界內中國政府機關及官員出境事，該發言人答稱：在非常情形之下，工部局雖無權請界內居民及團體離境，以應日方的要求，但工部局將建議界內若干人之遷移云。總之，日方所要求離境人士，非遵守工部局忠告而自動離去，恐自爲日方所驅逐。發言人不信日方將實行軍事佔領應行的種種步驟，發言人未稱，日方既爲公共租界之一份子

，工部局除實行日方要求外，固無可如何也，在此種情形下，惟盼界內中國居民努力自制，與工部局合作耳。」

最近幾天據我們所知道的，反日的刊物，書報，小冊子，已絕跡于文化街頭，各報攤上呈着十二分的淒涼景象。日軍取締的抗日團體等，也都自動的解散。再如中央通訊社，立報，救亡日報，抵抗三日刊等，也不在上海發行了。申報，大公報等也被迫停刊。至于我政府留滬的要人，宋子文氏，和俞鴻鈞氏也都離開上海。交通部上海電報局，國際無線電台，也被日方接收，新聞檢查所也停止工作，故華府傳來日軍滿意的消息，更有事實可以使我們證明那消息是確實的。

三 暴行記

瘋狂的日寇於上海我軍退出後，更施用種種兇暴陰險的手段，一方面更加緊破壞我國各行政交通電訊機關，屠殺我無辜同胞，同時也想藉自己造出來的陰謀事件，而欲佔領公共租界，今將月餘來的暴行事實，略述於下：

十八日下午四時半。敵方派員由工部局警捕陪同前往靜安寺路五九一弄交通部上海電報局，麥根路，新聞路，發報台及沙遜房子，斜橋弄，廣播電台，張貼布告，謂已接收，嗣後電報須經日方檢查，方准收發等語，該局被迫，不得已停止工作，故自十八日晚十時起，所有本市與全國各處之公衆電信交通，已完全阻斷，目前祇大北，大東水線電報，尙照常收發，內地電報，必須由香港轉達，惟亦頗費周折，此事不但使上海與全國各地失却聯絡，即本市外商方面，亦頗受損失。

二十日。敵兵七八十人，於午後二時半分乘汽艇數艘前往江海關停靠後，即持械躍登各輪，監視全部船員，不准擅離，當時各船員因事出意外，故除少數乘隙逃脫者外，大部被羈留船中，敵兵旋即在各輪扯懸太陽旗，勒令升火開駛，至晚將江海關濬浦局及水巡捕房所屬之大小差輪三十餘艘，集泊於漢口路外灘江海關碼頭之南全部爲敵軍劫持以去。

十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大隊日軍約六千人，包括步兵騎兵砲兵工兵輜重兵等，由滬西中山路豐田紗廠，列隊遊行至虹口，事前公共租界警務處方面，曾在日軍經過

地段，予以充分戒備，禁止車馬通行，並嚴阻閒雜人等在附近里弄間停留，故當時所經各地段內，完全沉寂，巡行日軍，係行列式，三人一排，由日軍上級軍官爲導，隨後首爲步兵，而以騎兵殿之，所有日僑咸手持太陽旗，在隊後附隊而進，同時另有日軍飛機五架，在低空盤旋，掩護行列。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行至公共租界中心南京路廣西路轉角時，忽有韓人一名擲一手榴彈，傷日兵三名，擲彈者爲巡捕當場開槍擊倒，又外國警官一員亦受傷，一時形勢頓見緊張，日兵皆上刺刀，日騎兵展開入橫街搜查，道旁觀者皆驚亂四散。

日軍官數人於出事後，二分鐘內，首先趕到，且有武裝軍車三輛，隨後到達，數分鐘後，即指派步兵七十餘人，與若干機械部隊，由軍官數人指揮，留守出事地點，其餘行列仍舊前進，日兵哨線內之房屋，均被挨戶搜查，又中外人亦被檢查，而由工部局巡捕送出哨線之外，當時哨線愈佈愈廣，中外人有不知而越過者，皆爲日軍官與哨兵毆擊，外人中且有德人與美人數名，當時雖英兵一隊，亦被阻於哨線之外，英軍官之乘汽車者，與警務人員之乘機器腳踏車者，亦被阻止，但至垂暮，日兵已乘江

部局警務處供給之汽車，陸續退至虹口，因是案已澈查告竣，當日軍遊行隊伍自愛多亞路轉至虞洽卿路時，大世界對面紅錫包香烟廣告牌上，適有工人四名，修理廣告電鐘及霓虹燈，工頭楊劍萍三十二歲在木架上面，見日軍武裝經過，氣憤填膺，精神失常，狂呼「中華民國萬歲」，旋即自上而跳下自殺，跳樓之後，當即跌破腦殼及股部，血流如注。唯時日軍正在整隊進行，捕房人員不便前往施救。約隔十餘分鐘，經成都路捕房探捕趕到救護，已傷重斃命。又一華人，在愚園路衝入日軍遊行隊中，爲日軍拘捕，拖入汽車，急駛而去，至今不知所聞。

又英國律師米特倫，年五十四歲，寓滬多年，甚有聲譽，今日在南京路觀日軍遊行，有日浪人一名臂挾太陽旗一束，見其國人，即授以一面，旋復取一面強納米特倫之手，希望其加入慶祝，米氏取旗後，即默然在其膝上折斷之，該浪人見而大怒，是時有日軍官一員趨前欲與米氏爲難，米氏雖善於詞令，但不欲多費唇舌，即報以老拳，正在生命可危之際，幸有工部局警官一員馳至，即拘米氏入汽車，載送巡捕房。

七十三齡美國老者李德氏，今日午在西藏路與日水兵八名博鬥，內有軍官三員，李氏曰，余如守法美人，且有權利與自尊之性，靜然行於道中，忽來日哨兵一隊，其中軍官一員推余之背，口出不遜之言，余平生未受此待遇，故余舉拳擊中其脣，該軍官乃指流血處示其他二軍官，於是復有一人向余奔來，余乃擊中其鼻，至是諸人一擁而上，羣擊余首，余未受傷，但余之眼鏡已深陷矣，惟玻璃未碎，彼等且拔手槍，惡遇途中諸外人，字林報之赫煦氏，亦爲被推者之一。

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曹家渡五角場五卅書店職員朱林榮，突被日兵拖上日本軍用汽車疾馳而去。押於日憲兵司令部，經盤問一小時始釋放。

本月七日早六時半南京路上突然駛來日本軍用卡車二輛滿載全副武裝之日本憲兵及身穿便服而攜帶武器之日人，全數共十二名，往英華街永安公司大東旅社，逕登三樓，各出手槍，形勢甚爲嚴重。該日兵等即往三百零九號及三百十四號房間中搜查，其時兩室中各有寓客兩人，彼等皆爲經營布匹之商人。當日兵進室內時，此四旅客皆在睡夢中，突被捉起，不准加穿外衣。故諸人均瑟縮驚駭，經搜查後，何無所得，即

將四人帶至日本司令部詰詢一番，又在各人身上搜查一次，並攝取照相，約一小時始行釋放。

九月拂曉四時許，有日兵三十餘名乘卡車至滬西極司非而路嚴春室家抄查，結果一無所得，直至八時將嚴及家屬男女用人，計六人押至司令部。經個別詰問後，五人當日釋放，嚴本人約十餘日才放出。

十一日下午南市難民區，被日兵包圍，挨戶搜查，將服務於天主教堂所設學校之中國教員三名捕去。至今並未聞得有恢復自由之消息。

十三日晨五時許有日兵十餘名，將滬西文光小學校，教務主任，教員，茶房，二房東等四人拘去。房東一時後釋放，三人未放出。是日下午日兵入難民區，挑擇年紀二十至三十歲之壯年難民數百名，用卡車載運而去。

十五日上午九時，日兵多名，攜帶小鋼炮，機關槍等武器，將難民區全部包圍，分發黃色衣服，令十萬難民穿着，押往日方所設收容所。

十八日晨，日軍用卡車四輛，將麥根路中國電報局全部機器運去。該處雖爲美軍

防區，經美軍嚴重交涉，但也不能制止。

二十日下午三時，愚園路華華中學，有著中裝中國人一名，求見該校音樂教員田梨在宿舍互談約十分鐘後，田親送來客至校門口，突由路旁躍出便衣日人四名，將田逮捕，押上汽車而去。三刻鐘後又來日兵十餘名，在宿舍內嚴密搜查，但無所獲。

又同日四時在曹家渡，開設竹行之上海人鄭連坤也被日人捕去。當地商店已聯名向日方呈請保釋，但至今也未開釋放。

以上不過是作者個人所知道的一個大概，其實類似的，而且更卑鄙慘無人道的暴行，而為一般人耳目所未見聞到的不知還有多少呢！

四 敵人魔手下的中國海關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敵人對於中國關稅主權的侵害已從大規模的走私轉變到直接的攘奪。天津海關首當其衝，從九月份起已入敵人的掌握。稅收用稅務司梅維亮的名義，存入橫濱正金銀行，除償付外債賠款以外，海關不得自由動用，而在最近的將來

，海關對於上項存款的提取，在數量上也有限制。所以三個月以來，從天津海關匯解到總稅務司公署的稅款，只有二十萬元。進口稅則由偽維持會通告修改，其中糖類麵粉等七種物品的稅率降到和冀東偽組織稅則差不多的水平。這種破壞中外商約的舉動，已經引起美國的抗議。天津的關員，因為沒有奉到撤退的命令，仍在敵人與漢奸威脅之下，繼續掙扎。最近雖有關員十人連環保的傳說，但未能證實，無論如何，他們的行動自由，確實是大受限制。

上海海關的收入，佔全國的關稅總收入的半數以上，它自然也逃不掉天津海關的命運。八一三以後。海關的日籍職員紛紛托病請假，日本的報關行全部關門大吉。素以恐日病者著名的海關洋員也慨然以海關八十年的罰款積蓄約五百萬元購救國公債。這的確是破天荒的創舉。可是戰事的中心一離開上海後，敵人即公開宣言在佔領區域以內，不許有中國政府機關的存在，海關雖有外債與洋員的關係，也不能列為例外。果然上月十五日敵海軍以武力劫奪九艘駐在上海的海關巡船，其中最大的福星並裝有四艘放射魚雷的快艇。二十日又劫去卅餘艘屬於江海關各部門的差船並俘虜輪上的水

手與火夫。據乘隙逃回的水手報告，它們每天在敵人鞭撻之下，做準漢奸的搬運工作，敵人監視極嚴，連大小便都不許自由。次日，江海關稅務司羅福德乘着碩果僅存的鏡蓉差輪，扯起海關的旗子（黃地，黑邊，中有黑×）拜訪日海軍當局，交涉釋放被劫各船隻並開放楊樹浦和浦東碼頭。結果它不但是撲了一鼻子的灰，而且帶回對方嚴重的要求，即日人必須監視海關各部分的要求。第三大，鏡蓉差輪的海關旗子已經換上敵人的旗幟。於是海關的管理範圍僅限于金利源，太古與新關三碼頭。

經過幾度的磋商，雙方同意調來大批的日本關員，分據江海關的要津，作為日人監視海關的一種方式。其中已經發表的有總務課稅務司（管理各部門的職員），上海區會計主任，與額外總監察長（管理外勤全部人員），已經內定的有額外超等總估驗員與額外驗貨視察員。最近濟南輪船又從天津載來三十多人的日本稽查員，至此敵人在江海關的統治網已經逐步完成。重要華籍職員雖然沒有更動，但決不能有所作為。例如中央信託局委託各洋員代報的七八批貨物，曾經某高級華員批准免驗放行，外灘總監察長（挪威人）竟然在日人暗示之下，加以扣留。此外免稅進口的米穀與一切輪

出外洋貨物的報單，必須經洋員的察核，以防中國軍糧的輸入與政府在滬存貨的起運。從這一點看來，目前江海關不容否認的盡了一部分漢奸的任務。

關於稅收，據關係方面透露的消息，日方要求存款正金銀行，由該銀行匯解東京，將來外債賠款均由日方代付，中國海關當局堅決反對，而決議用總務司或江海關稅務司名義存放第三國銀行，除賠款外債照常支付外，關餘暫不動用。最可能的解決辦法當不出天津海關的途經。

總而言之，天津與上海海關已經一步一步走上傀儡組織的道路，儘管海關當局苦心孤詣，委曲求全，敵人必然得寸進尺，直到正式接收為止。

×

×

×

×

日本准許外人進入蘇州河以北區域之行動，已使上海海關之問題趨於嚴重化。因虹口方面已有大批日貨運入，殊為明顯。日人目前之目的，顯在將此批無稅進口之貨物，運出虹口，此在消費者方面，當然極為歡迎；但在進有完納關稅貨物之商人，當然必將遭受極大之打擊。

據前日大阪電稱：日本現將運華之貨物，計有三類：（一）爲軍火及陸海軍人用品，與附有日陸海軍當局證書之貨物；（二）爲在華日僑日常應用品及建築之材料；（三）爲其他一般商品。前二類可以免稅入口，後一類每包價值若超過二百日圓則必須附有駐日中國領事之價目清單，以其中或有須徵進口稅者故也。

觀於此一電文，其措詞不無含混可疑之處，唯毫無可疑者，即不論日人完納進口關稅與否，必不欲如其他外人同受中國海關之徵稅也。目前之虹口，完全在日本勢力之統治下，無論若何開放，楊樹浦一帶之碼頭，當不容海關官員執行其職權殊爲明顯。此項辦法之前途雖不可知，但對於中國之海關，當然有極大影響。至少在目前，日貨儘可免稅運入其勢力所達之區域，至照常國海在中關完納進口稅之他國貨物，除能免稅輸入日本，再由日本運至虹口，勢必無法與日貨競爭。今上海已逐漸恢復常態，日本航業亦準備加開上海長江各班，大阪電文，雖謂免稅入口之貨物有相當限制，但大體上可謂皆將免稅。海關方面，是否行將沿租界四週設立關卡，補徵關稅，雖不可知，但即有此項行動，亦未必能發生多大之效力。故日貨擁入租界，勢所必至，故長

此以往，恐外人商店亦將被迫改售無稅之日貨也。

日人上項辦法，或爲其應付目前之過渡辦法，事實上未必能延續長久。但日人另有一種冀圖，即在將其已行於天津方面者，移植於上海。依照天津辦法，關稅收入必須存入橫濱正金銀行，日人對於外債雖允償付，但事實上並未有所行動；故殊爲外人所不許。以是日人除此辦法外更有一種希望，即在屯組傀儡組織，再由東京加以正式承認，然後將關稅收入歸其掌握。至在此項組織未成立前，則藉武力之掩蔽將日貨作無稅之大批輸入。

我人以爲此一重大問題，決非就地所解決者，深信歐美利害有關之國家，遲早必將出而抗議也。

五 郵局現狀

前幾天，日軍發言人宣稱要接收政府在滬的交通機關，接着電報局就遭了魔手，太陽旗遂臨風招展於電報局的屋頂。我們那時都以爲接收郵局——另一個重要的交通

機關——是即將隨着演出的，並且事實上確已有這一個接收的謠傳，可是直到現在，郵局的行政權尙完整無損，郵局的員工仍依舊辦公，這是什麼緣故呢？記者爲欲解此疑團，特向郵局高級職員多方探聽，方知此事梗概：原來上海郵局的外籍郵務長事前曾和日軍司令部有過接洽，如無意外事件發生，郵局大約在名義上不會被接收的。據說當時郵務長向日軍解釋三點：

（一）郵局爲民衆之通訊機關，如被日軍接收，內地各郵局勢必和上海郵局斷絕事業上之聯絡，如此上海將成爲和外間不通音信之孤島。（二）各國僑民必將恢復民國二十三年以前之狀態，另立郵遞機關，如此則中國郵權之統一固爲破壞，而在日軍方面亦無利益可言。（三）郵政在目前爲賠錢機關，日軍在接收之後毫無經濟上之價值。并聞雙方已成立口頭諒解。日方答應：（一）不接收郵局，但須派員監督行政及實施郵件檢查。（二）日方所佔領之區域內得按照當地情形命郵恢復分局。（三）上海總局當限期全部遷入北四川路原址辦公。（四）郵局員工不得有反日行動。此項消息有待於將來之事實證明，但以最近郵局之不被接收及總局即將遷回這兩件事看來，

就大有可信的地方了。

我們對外藉郵務長維持郵務及員工生活的苦心，固然表深切的同情。但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郵政受敵軍的監督和檢查，我們是要堅決反對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國難未解除的今日，要想苟且偷安是決然不可能的，除非有意無意地去做喪盡廉恥的漢奸。我們希望有革命歷史的郵工弗囿於一時和自己的利害而忘了抗敵救亡的重任。

不過這唯一的中華交通機關雖能安然無恙的存在，可是上海與內地間的陸路的交通斷絕了，現在這「孤島」相似的上海，僅有幾條水路，聯繫着內地的交通，但消息的阻隔，已使我們感到過分的不便，現在和內地互通消息的關鍵，只有仰仗着郵政的暢通。

現在所有的郵件，凡是寄往非戰區的，郵局總是盡可能的力量，照常收遞的。蘇嘉各地的信，自然已無法寄送了，所有以前的信都按發信人的地址送回。至于徐州等地的信件，現在也還收，雖然不能投送，但均暫時保留在當地附近的郵局裏，希望收

信人自去認領。

到內地的信件，現在由兩線轉運，一線是由香港轉粵漢路，一線是由金華轉浙贛路至南昌等地，西安和豫晉各地的信件，也要由漢口轉。

郵遞信件的時間，並不很遲，譬如到漢口和長江沿岸的信件，也不過七八天就可以寄到。

至於華北平津一帶的信件，和包裹的寄遞，現在也很暢通，到東北的信件，仍由天津轉。

包裹寄遞，現在長江沿岸各地已經停止，其他內地和華南汕頭廣州等處，則依然收寄。

航空信，現在到內地的是由香港轉，到漢口也不過只有五天工夫，並不很慢。南市，開北，和浦東，曾謠傳着郵局將恢復投寄信件的消息，郵局方面否認這件事。

不過虹口方面，現在還有一個分局設在有恆路，由幾個華人負責，所有信件呢，

則大多是日人的，由日人自己到郵局去取，外僑的信件，可以說沒有。各地寄給虹口方面華人的信件，則一律由八仙橋郵局暫存招領。

寄往國外的信件，始終沒有停止，就是寄到日本去的信，到現在止由郵局每次派小艇送到匯山碼頭，由大連丸長崎丸等日本郵船轉遞日本——因為中日國交還沒有宣告斷絕。

六 淪亡中的上海新聞界

上海向來操持全國與新聞事業的權威。中國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是新聞事業的大本營，是國際和國內消息的交易所。銷行最大的第一流報紙都在上海。一個地方的言論新聞影響全國的是上海。有鉅大的廣告收入，可以完全站在營業立場經營報紙也只有上海。

但是現在這新聞事業中心的上海淪陷了。上海淪陷中受壓迫摧殘最悲慘的也便是新聞事業和新聞界。

上海的新聞事業在最近九年來，是完全在政府統制之下的。通信社事業完全集中於中央通信社，許多小的通信社早已不能立足。連外國通信社除敵人的宣傳機關同盟社之外，也都由中央社代為發稿。因中央社事業的膨大，上海各報的專電和特約通信，逐漸成為不足重視。因此中央社一經停頓，上海各報新聞來源，幾乎就會完全斷絕。除此以外，上海中國報紙向來是經嚴密檢查的。新聞要受檢查，言論要受檢查，專電更要通過電局的檢查。

因為新聞事業受過分嚴密的統制，所以上海淪陷之後，政府機關不能運用權力，中國人經營的報紙，一點自衛的能力都沒有。除掉逐漸變成漢奸報之外，只有關門大吉。

國軍撤退後，敵人第一件事就是壓迫租界當局，封閉中央通信社。中央社上海分社在大陸商場所設的無線電台，就被捕房強迫撤毀。以後各報有無線電機的只好自行收電，沒有無線電機的，根本得不到中國方面一切軍政消息。上海中國報紙對於戰事沒有正確的記載，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至於路透社哈瓦斯兩家外國通信社，現在

則已脫離中央社而直接向報館發稿。

敵人摧殘中國新聞事業的第二步，就是接收中國政府新聞檢查所。檢查所接收以後，敵人知道一開頭就由日方檢查新聞，各報紙一律停刊，反於他不利。因此敵人取漸進政策。首先由日本檢查處通知各報送報二份。日報公會當時議決置之不理，但後來幾家大報逐漸軟化，暗中託派報人每天送兩分報去。後來日本新聞檢查處特務員金子，大發請帖，請各報經理主筆。大多數中國報紙都沒有人去。可是申報，新聞報，時報這三家報紙都應邀而去。申報經理馬蔭良，新聞報經理汪伯奇竟親自出馬。他們以為藉此給日本人一個面子，可以敷衍了事。其實日本人決不是如此容易敷衍的。日本人所希望的是中國報界去投順他，這目的已達到一部分了。想不到幾家大報經理，竟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體面。

上海淪陷以後報紙變動的情形大約如下：

辛報因某種關係，自動最先停刊，立報為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報紙，敵人自然第一個開刀。所以於國軍撤退後不上一星期，就被迫停刊。救亡日報則比立報前一天停刊

，準備遷移廣州出版。

接着立報之後停刊的，有時事新報，中華日報，神州日報，民報等四家，這在平時都和政府要人有關係的，所以經工部局「勸告」以後被迫停刊。向來比較取嚴正立場的申報和大公報，於接到日本新聞檢查所通告，從十二月十五日開始檢查新聞之日起，也便自動宣告停刊。

現在早報中間，還能苟延殘喘的，只有「新聞報」「時報」。「時報」實際上已降為小報，沒有大影響。「新聞報」據說已請從前的老板，素來反對國民政府的意國人福開森，出面繼續經營。日前該報竟用大字標題登載「蔣委員長下野」的捏造消息，有意為敵方宣傳。大概該報已準備好投順。

在上海戰時，新出晚報種類甚多，但到最近，已只剩大晚，大美，華美，社會，新聞，五種，大晚態度已大變。大美，華美由外人出面，態度比較中立。現大美華美各增出早刊，大美編制摹仿立報，但沒有社論及附刊，是很可惜的。

小報中社會日報照常出版。最近新出的有力報，建報，晨報，國際日報等幾種，

各小型報的態度却不甚明瞭。

英文大陸報本來是中國最大津貼的報紙，但是近來言論，新聞，態度驟變，還不及美人所經營的英文大美晚報來得強硬，這是很可怪異的。

報界情形衰落到這般田地，上海自不免受重大打擊。因為在報紙上已看不到正確的消息，至於正確的言論，是更加缺乏了。因此最近一般讀者，都不願看中國報，看了也不相信。而各種謠言，卻因此得到處散播。

另一方面，上海到底是中國的上海，至少從文化上說。報界雖然也有極少數敗類，已開始做漢奸活動。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愛國的，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日本軍隊佔領上海之後，只能壓迫摧殘固有的中國新聞事業，而不能設法麻醉上海市民。連漢奸報「新申報」也始終不敢公開發行。而近來許多祕密的半公開的抗日刊物，却風起雲湧。從這裏可見中國人心不死。希望幾家辦報的當局，顧全國家體面，勿隨便投降出賣。更希望報界從業員，尤其是青年新聞記者，擔當起指導輿論的重責，在困苦環境中，努力奮鬥。儘最大可能，作反日宣傳。如不能公開，便用祕密方式發行。如

不能文字發表，使用口頭宣傳也好。多多出版壁報，多多用油印發表正確言論消息，這是在目前環境中間最值得做的事。

七 掙扎在敵人刺刀下的十餘萬難胞

十一月十一日南市城廂北部的所謂難民安全區，終于不能安全，轉成了恐怖區，轉成了活地獄了！

南市吃緊之後，難民區裏就沒人管理，沒有米糧，沒有水，也沒有電火，因此難民又重復流散了，城廂南部既成了戰區，難民也只有往北奔逃，集齊在民國路上。

十一月十日夜起敵人開始總攻南市，通法租界的鐵門就關閉了；但是這些門終還是萬千難民的「生路」，所以他們不能不留在那兒等着，等着。

南市北部原先沒有多少居民，但是難民區成立後，收容了大批浦東難民，本來避居租界的難民也移了一部分過去（護國寺等收容所的難民就移住在小世界裏），所以難民的數目是特別衆多了。

民國路上昨天已密集了難民，加上從租界往南市搬東西的人們，集成十萬以上的人羣，這兒大多還是老弱婦孺，他們進退無路，已經坐守兩夜了。

兩夜來，飢餓使他們發狂，危險使他們憂傷，他們日夜在躑躅蹀躞，啼叫呼號，正像一羣待宰的羔羊，身處租界的人們雖然有高踞隣近南市路口的沙包在閒眺的，但也有一部份人衷心憫惜，買了大餅，麵包，光餅在鐵門口去散發的。

散發的情景又是悲慘的一幕，千萬個人擠在一起，爭奪廝打就爲了些微的食物，這中間好多人傷害了，老弱的婦孺還是搶不到，粥少僧多，這接濟的功效實在也太小了。

作者在新北門外曾親見一個貧婦的懷抱的孩子死去，她哭泣不止，最後還是由旁人把死孩抱了去。其實，同樣的悲劇在民國路上是重複地在演出；而且南市敵機整天在亂炸，敵艦也不時在轟擊，很多民房已在焚燒，使整個南市籠罩在烽火裏，流彈也傷害了很多難民，這場面也太悲慘了，下午二點多鐘，西門方面突然傳說「東洋鬼子來了」，因此萬千難民就往東奔逃，萬頭攢動，人羣成了條滾滾的濁流，喊救求援的

呼號，鬧成一片，但是「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往東還不是絕路一條？一部份人終于急得突破四明公所圍牆，爬進了租界，但那是少數中的少數。到晚上，難民越來越多，十多萬人還是騷動在民國路上，天夜了，黑暗中只聽見一片的呼號聲。

南市難民區十二日還是難民蟻集，自來水雖然接通了，但一般情形仍在極度混亂狀態中，而敵軍在下午終於侵入了難民區，使十多萬難民的安全，遭受了絕大的威脅！

在這裏，作者不能再把一天悽慘的情景，向讀者報道。

十二日晨的情形已比十一日晨嚴重一層，三天的絕食露宿，使原先奔波動亂的難民們也萎頓了，無數老弱婦孺自然更受苦了，這裏作者眼見的難民，簡直使我不信是以前安居樂業的平民，像是已遭受了三年徒刑的囚犯。那麼這怨獄又是誰促成的，不消說，是我們的民族敵人！

作者身旁，正有一位年邁龍鍾的婦人在鐵門邊號哭，她唯一依靠的孫子被困在南市了，此刻連人影也找不見，是死了，還是難在人羣裏，誰也不知道。老婦人終於哭

倒在門邊，路旁很多人下淚；誰無子女，誰沒骨肉，這遭遇又怎令人不悲痛？怎令人不憤恨？

沿民國路法租界居戶和各慈善團體昨天都購製大批光餅饅頭等，設法送入難民區分發，使嗷嗷待哺的難民羣得到些僅有的果腹東西，但是哀鴻遍街，那能夠普遍救濟得了。

南市南部整天還在焚燒，這狂火又吞噬了無數人的居屋，他們是回不去了。

十二時廿五分新北門障川街突然由城內穿出敵兵加多名，將沙包佔據插上太陽旗幟，用槍刺將四圍難民驅散，這時整條民國路的難民是受驚，墜進恐怖的深淵裏，畏縮到路旁去，聲息全絕，他們原本是「待宰的羔羊」，如今又成了鐵蹄下的囚民了。

敵兵隨着就列隊在沙包山前太陽旗下，攝了幾幅影，一面也對難民羣拍照，躊躇滿志，很得意的樣子。

一點一刻敵兵分成幾隊，由班長率領，東向佔據新開河沙包，西向又搶佔了老北

門的工事。

二時廿分，新北門又穿出小型坦克車二輛，向西循民國路巡行了一週，機聲軋車，輪齒也把我們的路面咬破了；步兵十四名也隨車遊行示威，馬路兩旁我們非武裝的平民都呆住了。

二點半，三個工友模樣的青年在潘家街口被抄，檢查了好久；此後就下落不明；街頭壁上一部分標語也被撕了去。

二點五十分，天忽然降大雨，難民于是四散奔避，有的就用簾子遮住了頭，十萬人羣，這時就在風風雨雨中困守着，這情景委實是悽絕人寰！作者附近只聽得一片呻吟聲，是孩子們的哭泣，是婦女們的嘆息，這聲調是低沉而悽哀，是人們不忍卒聽的。

之後雨繼續不斷吹打着，民國路上的十萬難民是僵死了似的，僅有的活動者是窮人的往來穿梭。夜來，雨仍不止，十萬難胞他們是到生死絕續的最後關頭了！

但是難道我們就眼看十萬難胞，永遠被困圍在敵人鐵蹄之下做奴隸了嗎？我們

想法使他們脫險才對呀！

八 孤島上

一個世界有名的大都市，那裏遠聚居着約莫二百萬人口。它的四週，一片瓦礫，遍地伏屍。斷瓦殘垣中，日夜不熄的有野火延燒；街頭巷角，不時發現殺人流血之事。在這大都市的中心，因為有些性質較為複雜的政治組織，所以在不測的威脅中成為性質較為複雜的安全區域。這約莫二百萬人口，大部皆聚居在這個中心裏。這地方原是一個水陸交通的要衝，但是水路全被封鎖，陸上的鐵道公路也全隔斷，又因為一種特殊勢力逐漸膨脹，人們的食衣住行以及生命的安全皆成了問題。這地方整個的被死滅的空氣包圍着，人們要食，儘管有錢買不着米吃。米店一家家皆緊閉着大門，偶爾有一兩家敞開一個小窗口，便有千百人擁擠着去買米，甚至擠了一天所買到的不足一家兩天活命。青菜貴過珍饈，這廉價的維他命，已要與這裏的人們絕緣了。雖然大火燒掉千萬人的家，熊熊的火焰仍擁抱着這地方，但人們所需要的燃料，却艱難萬分。

「米珠薪桂」，是一句老話，在今日的這地方却完全兌現了。這裏的人們，絕大多數已失掉國家的保護。貧窮的雖幸留一條命，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富有的也是憂惶苦悶，感到朝不保夕的威脅。在摩天高樓下輾轉躑躅着面蒙菜色的難民，同時娛樂場所也在喘吸着活動，歌台上交響着琴韻喉聲，愁紅慘綠的燈光下還跳躍着擁抱的男女。這些人，或者生命懸於俄頃，或者靈魂飛出軀外，其憂惶苦悶却是一致的。這地方，與外間失了一切聯絡，人們的事業陷於絕境，人們的生命失掉保障。這是一個孤島，一個被死滅包圍着的孤島。這孤島便是現在的上海。

上海是中國的第一個大都市，這地方儼如中國的一個心房，一切動脈的血液都經過這裏，再流注到全身。在平時，這裏的經濟跳動，政治傾向，都會波及全國。現今在戰爭中，與全國失去聯絡，形成一個孤島。人們的苦難，國家的損失，當然都是很大的；但這運命却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爲了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復興，只有勇敢的接受這苦難的命運。留居在這孤島上的人們！我們應該艱苦度日，硬朗做人，保持靈魂勿失，掙扎國家復興！我們在這時應該懺悔既往，策勵將來。過去的腐霉生活此時都

要割掉，今後的艱苦命運此時業已開始。現在我們應該儘力做同胞互助的工作，救濟無告的難民，以贖自己的罪孽。現在我們應該儘力做友朋砥礪的功夫，謹防靈魂的墮落，以保國家的正氣。近來我常發生一種感慨，以爲——國可亡，土可失；但不可無人。國亡了能復興，土缺了能復整；但是人若打了折扣便難說了。中華民族活了五千年，什麼大風波沒經過？什麼大災難沒受過？但仍能屹然存在於大壤之間者，就因爲有堅貞不撓的人格在。南宋亡國時有文天祥的正氣不屈，所以朱元璋能起來打倒蒙古，復興祖業；晚明亡國時有史可法的熱血傾灑，所以孫中山能起來逐走滿清，創造民國。現在我們民族國家又遭逢嚴重命運，我們不怕「日蹙國百里」，却深恐中國人在這時打了折扣。譬如平津的失陷，可說是歷史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是江朝宗等醜類的跳躍却給中國人洩了氣。最近聽北方來人說，散原老人（陳三立先生）於北平失陷後絕食五十日而死。這一位八十老翁真正的中國人！我們聽見了這一件事，又是感泣，又是興奮。感泣他老先生的大節，興奮我們中國還有人！

上海是已淪陷了，它的四週曾灑遍了我們將士的熱血，還暴露着我們將士的忠骸

；但要問這孤島上是否還有中國人？存留在這孤島上的中國人們！我們要保持住每個人的聖潔的靈魂，貢獻給我們在復興途中的國家！

九 燃料恐慌

上海的市民，日常所用的燃料，以煤球爲主，木柴，木炭次之。柴炭大半由溫台等處運來。中日軍隊在上海正式接觸後，爲了交通的不便，柴炭的來源便告缺少，等到中國軍隊退出上海之後，來源竟完全斷絕，市上存貨又不多，所以多數煤炭店內，柴炭越賣越少，甚至枯竭。在這種情形下，柴炭的售價便一漲再漲，單就木炭說，戰前小簍祇售四角，大簍九角，現在小簍售元半大簍要三元，竟漲了三倍。

木柴除了溫台州之外，上海的四鄉本來也有運來，但租界成了孤島之後，木柴的來源也告斷絕了。戰前一元可買一百二十斤，現在祇有三四十斤，漲風不可謂不厲害。在木柴枯竭的情形下，連得竹頭木屑，也成奇貨可居，那些江北同鄉，把家裏所有的木板，樹條，劈成碎塊，放在小菜場上，十個銅元一捆，秤秤不到一斤，甚至橘子

桶，肥皂箱，桂元桶等等，也有人出了重價收買，劈碎了當柴片賣，冀可從中取利。更有人冒了險到浦東去，搬取火燒房子和火燒船的木料，到租界上來買好價錢。

煤球自從戰事發生後，爲了中華，南方等各大煤球廠都在南市，閘北不能出貨，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後，更不必說。加着河南白煤，和烟台煤的來源也告斷絕，於是製造煤球的原料，也一天枯竭一天，而煤球的售價，便高漲不已，戰前每噸不到二十元，戰後已漲至五十元，零售戰前每擔一元，戰後竟漲到三元，市上的煤炭店，爲了標明三元一擔，不容易招徠主顧，便異想天開，把籬子一再改小，名曰一擔，實在祇有六十市斤，所以雖是每擔祇售一元九角，實際一百市斤要賣三元，至於那些小販，挑了煤球在里弄中向人兜攬的，籬頭還要來得小呢！

在煤球感到極度缺少的聲中，租界上面的小規模煤球廠便粗製濫造，攪雜了好多的泥沙，所以出了大價鈔，買來的煤球還是燒不着。現在南市閘北的幾家煤球廠，已在租界上面找到相當空地，臨時設廠製造，但因陋就簡，產量不多，加着煤屑的來源又是很少，所以煤球的供應還是不足，而售價方面一時也不能低減，一百市斤最低要

賣二元八九角，比較戰前也高漲了三倍。

由此可知租界住民的燃料問題還沒有脫離恐慌時期，像記者這樣一個小家庭，戰前所需的煤球，連同引火柴每月不到二元，現在竟超過五元以上，燃料的飛漲，影響市民生計，較之食米爲甚，卽此可見一斑。

十變相的城隍廟

含有古代風味的東方式大商場——城隍廟，是從前上海熱鬧處所之一，自我軍退出南市後，那裏已沒有仕女如雲，客商麇集的盛況，祇能看到難民滿街，啼飢號寒的慘況，世事滄桑，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

現在砲聲已遠離了上海，租界中的空氣日趨和緩，從前繁榮南市的主要因素大小攤販，爲了維持生活，不得不移地營業，於是漸漸集合在法租界公館馬路八仙橋一帶，無形中，那裏成了變相的「城隍廟」。假使你到那裏去巡視一番，你一定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新「城隍廟」的中心區域，是在敏體尼蔭路和公館馬路的交叉口附近，自黃金大戲院門口起，南至南陽橋，北至大世界，西至八仙橋，東至西新橋。

公館馬路兩旁，本來有的是百貨商店，但是大部份都因為市面不振而停業了，在那貼着「暫停營業」紙條的門板前面，就是大小攤販們的交易的場所，襪子，毛巾，絨線衫，……以及一切日用的雜物，無所不有，排列成陣，小販們啞着喉嚨，拚命叫賣，三角啊！兩角啊！以至于幾個銅板！總之，價值都不十分大，很少有超出一元，因為這些攤販都是小本經營者，沒有販賣高價貨物的力量。

東瞧瞧，西望望，在馬路上的閒踱的各色人等，數目確乎不比昔日城隍廟的遊客少，但各貨攤前雖然環繞着幾層看客但成交的生意却稀少得很，小販們沒有一個不是愁眉苦臉地耽心着他們當日的生活費。

除掉了日用品以外，還有不少賣吃食的，都是些三個銅板或兩個銅板一塊的糕餅。小販們爭奇鬥勝地作成了種種不同的糕點叫賣，希望能得到較好的收入，但是三兩個銅板的一筆生意，最多每天也不過賺到塊把錢，而家裏連大帶小却有十幾口人呢！

南陽橋北面，有不少賣舊衣服和舊貨的攤子看的人依然是那樣擁擠，但生意也清淡得很，比較起來，還是舊衫褲交易多一點。

八仙橋附近攤頭，大半是賣五金的，賣水果的，賣玩具的，其中價錢雖然格外「克己」但仍舊乏人問津。

幾位由南市遷得來的「預言家」，也都在這裏營業了，攔阻着行人，自稱指示「吉，凶，禍，福」，滿口術語，滔滔不絕，目的也不過想賺幾個錢來吃飯，可是在一般「人吃飯都成問題的今日，誰還顧得着一吉，凶，禍，福」！而去問卜呢！

一根電線木桿下面，坐着一個小孩子，大概僅僅一歲上下，正在嗷嗷待哺，但身旁並沒有家屬，祇放着一封求告善士收養的信，這無疑是戰事中的犧牲者了。

新「城隍廟」表面上確乎十分熱鬧，但是失所的南市攤販們雖然找到了市場，至於營業的前途，却依舊黯淡得很啊！

十一 淒涼的歲暮街頭

幾天的寒風冷雨，把民國廿六年送走了，真所謂「歲暮年年日，今年大不同」，恐怕自上海有史以來，這樣淒涼的除夕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否則在這歲尾的時節，雖是在不景氣的年頭，也像受了偶然的刺激，行人的擠軋，商市的繁榮，隨處可以看出都市中已呈現了新年的氣象，市民預備過一個快樂的新年了。然而今年呢？真是稀有的例外，在艱苦的環境之中送禮，宴客，娛樂，一切都不在市民的心上，祇是欲哭無淚，不覺什麼新年的來臨，結果便影響到全個租界的商業，雖是要過年了，但還是和平常一樣的蕭條，這一切的一切，祇要我們在馬路上走過，是到處可以看出的。

先就南京路上說，別的馬路上面雖是或許因南市開北一部分商店搬到租界上來營業，門面是多租掉一些，但南京路上空關着的店面，今年顯然又比去年多了一些，冬至大減價，歲暮大價減的旗幟，雖是和往年一樣，在冷雨中隨着寒風飄盪，但顧客是稀少得可憐。就是四大公司，在這歲尾年頭，照例把糖菓，玩具，賀年片，以及走馬燈，盆景，熱帶魚等等，放滿在店堂裏面，但看的多，買的少，誰也沒有多餘的錢來買這些不必要的東西。一部分的商店，櫥窗直到現在還是用木板釘着，你打行人道上

走過，除了乞丐之外，到處還有難民在羞人答答地跟着討錢。那條四馬路，近望平街的一段，本來全是書店和雜誌公司；而今呢，有幾家早已停業，鐵門是緊緊的拉上了，有幾家雖是勉強的開着，但也掛出了拍賣舊書和賤賣舊雜誌的牌子，好像出賣存貨是主要的營業，新書和新出版的雜誌在這孤島上是絕跡了。河南路這一條文化之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櫥窗裏面，也沒有一些歲暮年終的應時點綴，幾家小書店裏月份牌，日歷，賀年片，雖是照樣陳列着，但買客呢，竟難得有走上去。

公共租界是如此，法租界也是如此，霞飛路上，那些華麗的商店，冬至的點綴，像耶誕樹和減價的旗幟等等，雖然沒有拆去，但購買新年用品的，中國人不必說，就是外國人也要比去年少得多。全個租界上面，除了少數的食物店和出售必需品的商店之外，大多數是虧本的，爲的是「八一三」後，已整整的四個半月在停業的狀態中，這裏面更有好多商店馬上要維持不下關門了。每一條馬路上面，走過的人雖是不少，但大半是難民和失業羣衆，身上分文無有，就是要過年，也無力買耗費的東西，這樣的一個歲暮，情形是不無相當的淒慘吧？

再版出書

第一版二千本未到期月已經售盡。
本書之偉大早得廣大的讀者公認了。

武士道

著者：蘇聯魯濱斯坦

實價伍角

內容：描寫日本軍閥挑選了自認為既精幹又忠勇的軍隊，開到滿洲來與中國的義勇軍作戰，結果他們的士兵知道是受騙了，而且還遭到種種無恥的壓迫，這樣一來，所謂「最忠勇的大和魂皇軍」調轉了槍頭，有的跑回去援助工人罷工，有的幫助農民暴動槍殺了自己的長官，甚至還有的竟投誠到我方來助戰。當此漢奸四處蠕動放出妥協毒菌的危急關頭。本書實在是可以用來作為增強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的。

八百英雄 抗敵記

實價壹角五分

八百壯士雖已奉命退出開北孤壘，但他們浩然的正氣，已經感動了萬民，震驚了世界，這千古不朽的威名，將永彪炳於史冊，深刻於人心。為了要將這偉大的史蹟傳留給千萬後代的子孫。經過者親身的觀察，並蒐集了這本忠者的確切的報導，編著成了這本像題字等多幅，如此寶貴的書，當為世人所愛讀也。

蘇聯波利梭夫著 東方的戰禍

實價四角
特價二角八分

（又名日德軍事同盟的真相）

抗戰到底

朱德著
實價六角

我的導師

實價四角
特價二角八分

上海報社特約經售
五洲書報社特約經售

魔手下的上海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日初版

編

著

者

星

人

發

行

者

救

亡

出

版

社

特

約

經

售

香

港

大

公

書

皇后大道中市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實價一角二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實價國幣・壹角二分

史諾近著

中國紅區

82
10105

643.1

467

2



\$ 0.12